

經部

禮記注疏卷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下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注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音義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

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遠于萬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推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

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
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
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
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
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
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
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
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
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
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
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
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為大夫
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
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
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
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

上乃有遺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遺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遺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為大夫遺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遺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總為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為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横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遺車視牢具則遺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遺車既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饗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饗餼九牢遺車九乘與此異也注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令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為此解若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

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堲周之屬本為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為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貴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為長故云長也若遣君喪則備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注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

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注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注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注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音義朝直遙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注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令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鄭嫌退謂逡巡沮退故

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為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别更為三通前為四十有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也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令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避逅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注氣力始衰音義疆居良反本又作疆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所以特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哀慼恐增衰憊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注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爲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音義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鋭反下同見賢遍反矯居表反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注時無如之何

佯若善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注明

已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音義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晳星歷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曾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絶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絶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絶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柰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

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注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令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矯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矯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矯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為陽內心為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為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點字皙曾參父者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蒧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

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音義擯必刄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為于偽反下亦為為之變同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音義樂音岳又音洛注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注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贏者音義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贏音盈喪公弔之必有拜者注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注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注示亦為執事

來主人曰臨注君辱臨其臣之喪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遂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

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為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已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識蕡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為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受弔者

謂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已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為有爵者喪主也注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為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絶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絶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為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為之出然士喪禮既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絰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

非故為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為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于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宫門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注以其正也子為主袒免哭踊注親者主之音義免音問夫入門右注北面辟正主音義辟音避下辟難同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注狎相習知者音義使色吏反又如字狎戶甲反父在哭於妻之室

注不以私喪干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為主者子已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為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祖祖必先免故祖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為喪也子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為主在阼階下西鄉父不為主若又西鄉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曾哀公為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為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

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子不關己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注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注近南者為之變位音義近附近之近同國則往

哭之注喪無外事疏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作阼階東西面令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眾主人眾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音義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

之事注正義曰以其無服非之者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注悼公魯哀公之子音義悼音道

子游擯由左注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音義擯必忍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當於吉凶鄭以為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己傳君之詔辭詔辭為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

右也若於喪事則惟賔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賔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為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音義穀音告又古毒反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

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音義為之于偽反下及注同王如字徐于況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為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為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為莊公外祖母故為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為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為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為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為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為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下云王姬歸于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

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為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為兄弟為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為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為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答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復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為兄弟為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為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為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注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音義重直龍反注及

下皆同難乃旦反翟音廸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注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注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稺也音義儼魚檢反本亦作嚴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稺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以告舅犯注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注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注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

說之孺子其辭焉注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注謝之音義與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注他志謂私心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為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

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之謂何者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為己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為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音義稽音啓顙桑黨反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音義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穆公曰仁夫公子

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音義夫音符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歸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

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音義歜昌燭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諫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令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

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鑑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為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為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為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慍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音義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注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嚮反

疏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總是祈禱故云禱祀之心焉以總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

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既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為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為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云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注正義曰隱痛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注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音義飯扶晚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死者既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

其口既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飲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貝美善焉爾飲食人所造作細碎不潔故為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用粱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笲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為貨江水出焉笲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

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旌音義銘音名旌音精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注不可別形貌不見音義別已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注謂重與奠也與音義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注綴

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

音義 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聯音連縣音玄

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疏 正義曰案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畧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愛之斯錄之矣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為重以存錄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為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錄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為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

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道也者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為異也注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為祏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喪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

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日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縣諸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為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令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為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為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為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又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

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

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於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令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廁在其閒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注算數也音義辟踊婢亦反下音勇算桑亂反疏正義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為一節士含死日三

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五踊含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侯七踊含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

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為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音義括觀闊反愠庚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菊並同衰七雷反侈袂昌氏反下彌世反疏注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為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

經用曷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為環經者素謂素帛為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為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祛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為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經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

其義疑也有敬心焉注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音義衰所追反疏注正義曰案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為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即須反故知不然也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音義冔況甫反疏注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

易也歠歠粥也音義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為其于偽反下注為父母為有凶為人甚同食音飼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音義處昌慮反

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音義下同養徐羊尚反疏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

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注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注封當為窆窆下棺也音義封依注音窆疏注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為墳者彼驗反下同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為墳故知封當為窆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音義慤本又作殼苦角反注及後同疏注正

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令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令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令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也音義首手又反疏正義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

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

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所使奠墓有司來

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

家人凡祭墓為尸音義舍奠音釋注同疏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修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鄉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修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

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注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廻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冢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注弗忍其無所歸音義離力智反下同

是日也以虞易奠注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疏注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

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為解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哭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哭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音義（易以豉反徐音亦）明日祔于祖父注祭告於其祖之廟音義（祔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音義（比必利反）疏（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

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篇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用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為注其依時

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音義期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為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音義茢音列徐音例

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埽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所以

異於生也注生人無凶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令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栁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

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為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令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襚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

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為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祓殯而襚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注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事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義若言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注朝謂遷柩於廟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皆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為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弃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殁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者服氏云不薨於寢寢謂小寢不殯於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為不以

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注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音義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下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音義芻初拘反明器之道也注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

孔子善古而非周音義俑音勇

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為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為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為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既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為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即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既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為芻靈者善謂周家為俑者不

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於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為人面目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令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言芻靈者以其束茅為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為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為人康成注引此謂為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為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械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械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注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音義為于僞反下為君為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音義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為舊君著服之事注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為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

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為服唯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絶也注云以道去君為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絶者言爵禄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絶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為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絶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絶身及妻子皆為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絶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為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

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為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為舊君之反服直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令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音義捷在接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注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音義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

哭注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綢繆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注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

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注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音義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注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

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令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脩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為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窆既夕

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

體也分為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為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注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羨道為位夫子孔子也音義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夾古洽反一音頰羨徐音賤音義隱云羨車道曰噫毋注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音義噫本又作意同于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注

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為音義斯音賜沾依注爾音覘勑廉反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注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此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為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賓同處婦女之主為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為賓位焉與男子之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注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音義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注內人妻妾音義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者斯

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為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為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内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注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音義從才用反疏注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

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音義去羌呂反號戶刀反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注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衣服無制音義徑古定反禮道則不然注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注陶鬱陶也音義

陶徒刀反陶斯咏注咏謳也音義咏音詠謳本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注猶當為搖聲之誤也搖謂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音義猶依注作搖音遥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注手舞之舞斯慍注慍猶怒也慍斯戚注戚憤恚音義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恚一瑞反戚斯歎注歎吟息音義吟本或作唫魚今反歎斯辟注辟拊心音義辟婢亦反撫心也辟斯踊矣注踊躍音義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注無能謂心之無所復

能音義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音義絞衾尸交反下音欽蔞音柳翣所甲反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音義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注舍猶廢也音義舍音捨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注訾病也音義訾似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

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脩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經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經之用一則為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令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己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為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

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慍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觸心故憤恚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

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又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為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為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

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祇應答以辟踊即止令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注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音義疫音役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注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

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音義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大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音義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令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注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大音義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注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注又微勸之終其意吴楚僭號稱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强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嘗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者此謂以至仁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耈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駮吴師之惡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正義曰知哀元年者案左傳吴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吴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逄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吴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吴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吴侵陳修

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為哀元年大宰行人官名也者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正言殺厲重大者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因人而已故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又微勸之終其意者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令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顔丁善居喪注顔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憊貌音義慨皆愛反憊皮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

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己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内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音義讙音歡說音悦下同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

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

知悼子卒未葬注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音義知音智下同平公飲酒注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音義彪彼虯反師曠李調侍注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音義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鼓鐘注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音義闋苦穴反止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音義蕢苦怪反注蒯同屠音徒曰在寢注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注三酌皆罰音義曠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注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音義曩乃黨反嚮本亦作鄉同許亮反爭爭鬬之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音義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疾日人一反知悼子在堂斯其為

子卯也大矣注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音義比必利反下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注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注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音義為于偽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注防禁放溢音義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注聞

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注欲後世以為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注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曩者爾心或開予者曩鄉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鄉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為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謂是君之褻嬖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

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己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公謂侍者曰者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為後鑒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於令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注正義曰悼子晉大夫者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燕禮記曰請旅侍臣者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賓入門者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

闕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為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鍾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蕢或作屠蒯者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燕於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者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為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令所不用也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即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媵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為媵此云揚觶

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為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為得也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即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為至於令謂記錄之人至於令為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令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禮記注疏卷九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檀弓下車三乘疏則國王宜九乘○王字上不應有國字疑衍文

大夫弔注疏鄭注大夫以下時來弔禭○時來應作特來

又疏廟門謂殯宮門也○臣召南按此廟門即寢門賈疏曰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為廟也

仁親以為寳注仁親親親行仁義○臣召南按注太逺其注大學又云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視此注為稍近然何不以愛親直解而必倒其辭乎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臣召南按國語作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没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没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疏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臣召南按拜字讀斷言拜而必用稽顙者其義如是疏非也

重主道也注○臣召南按重之制度疏未言及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曰木也懸物焉曰重士重長三尺

卒哭曰成事注其辭蓋曰哀薦成事○臣召南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

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臣召南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為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為喪祭也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洪邁曰嚭乃夫差宰陳遣使者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者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

子卯不樂音義鄭司漢書翼奉說則不然○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也翼奉乃謂子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注疏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昭字上當有左傳二字各本俱脫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莊寶琢

禮記注疏卷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徳明音義　孔頴達疏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音義拔蒲八反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音義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

者是不亦惠乎注君靈公也音義粥音祝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注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音義難乃旦反注同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注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誄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若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或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或作發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音義駘大來反碏七略反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注莫適立也音義適丁

歷反注同曰沐浴佩玉則兆注言齊絜則得吉兆音義齊側皆反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以為後者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

孫其雙生也質家据見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之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别之故須卜禮有請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不沐浴佩玉者居親之喪必哀經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音義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音義度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注果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巳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巳若其不止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為之注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巳

故知是子車弟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音義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叔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首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

為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注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音義從才用反注下同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注言從守若一靮紖也音義羈音基靮丁歷反紖陳忍反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注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之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

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注革急也音義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注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注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

也所以此䢘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䢘以斂音義䢘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音義縣音玄注同潘普干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為衛大史令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䢘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録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正義曰案士

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注婢子妾也音義乾音干屬之玉

反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已不陷父於不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者尊已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為巳棺又使二妾夾巳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嬰疾病或陳乾昔總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

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音義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

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三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音義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將從之注時人服般

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注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斵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音義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斵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注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斵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音義下戶嫁反植時力反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言誰有強使女

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音義爾呂古以字强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音義毋音無噫注不寤之聲音義噫於其反弗果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已巧事誰有强偪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

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巳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
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
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
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
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
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為之形
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
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為碑也云於楟前
後四角樹之者謂楟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
四角非謂正當楟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者謂穿
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
入碑木云下棺以綍繞者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
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
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綍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
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綍也喪大記云君四綍二碑諸侯
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綍

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羡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羡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者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今周禮桓圭而謂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宫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以巳字者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巳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

巳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巳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毋無也者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若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不寤之聲者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

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音義禺音遇又音務辟音
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繇役音義
繇本亦作徭音遥任之雖重也注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
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
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音義弗能弗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
下為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師踐
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注奔敵死齊冠鄰鄰里
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為談春

秋傳曰童汪踦音義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黄反踦魚綺反冠古亂反魯人欲勿殤重汪踦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與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音義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

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為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為一也禺人昭公之子者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踦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重皆當為童者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

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注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注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注居者主於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式式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注正義曰若有君事去

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吴師及之注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吴於時有吴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音義馬魬音篤本亦作督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注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音義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韔弓注不忍復射斃仆也

韔韜也音義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韔勑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注揜其目不忍視之音義又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音義朝直遥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

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吴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吴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弓者令其彀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掩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吴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弃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

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令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弃疾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朝燕於寢者朝之於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

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為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諡宣言桓聲之誤也音義桓依注音宣諸侯請含注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音義含胡闇反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注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襲注欲使襄公衣之音義衣於既反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注欲尊康王音義强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注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音義拂芳勿反柩其久反茢音列注正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荊者楚屬荊故荊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荊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荊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荊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

滕成公之喪注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注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音義肸許乙反子服惠伯為介注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音義介音界注同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

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音義難乃旦反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音義昭尚遥反遂入注惠伯強之乃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經直云郊知

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是惠伯叔父也云敬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被懿伯殺懿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但為防備令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政君命所為者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注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音義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注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兊梁即殖也音義于奪徒外反注并兊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

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音義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上時掌反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音義廬力居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

孺子䵣之喪注魯哀公之少子音義䵣吐孫反哀公欲設撥

注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音義撥半末反輴勑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注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槨幬注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槨覆棺上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槨音義槨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丸反下音徒諸侯輴而設幬注輴不畫龍為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音義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注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僣禮也殯禮大夫蔽置西序士掘肂見衽

音義中丁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肂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

疏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僣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欑而題湊其木欑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欑設木於上以欑之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榆沈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正義曰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為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寬

廣無似龍形唯輴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輴也云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為題湊為四阿椁制而塗之輴不畫龍者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綷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注母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

妾齊衰禮與注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緦耳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妾注為之下弗為服皆同與音餘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音義嬖必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注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音義躐力輒反申祥以告曰請

庚之注申祥子張子庚償也音義庚古衡反償徐音尚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注時僭侈音義僭子念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朋友不以是棄予注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注恃寵虐民非也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臯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奢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巳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注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文云子臯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

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仕而未有禄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見在臣位與有禄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音義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反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注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禄者與得禄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禄之是先位定而後禄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已君為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禄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

禄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禄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禄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禄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注諱辟其名音義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音義鐸大各反

舍音捨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進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進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進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進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進與几相配故云有几進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

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前既執木鐸以命宫中又出宫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若凡諸侯則臯應路也注正義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者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内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荅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内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丈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禮有疑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

成湯者鄭引易諡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諡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音義敗必邁反赴車不載櫜韔注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音義櫜音羔韔本亦作韔勑亮反戢側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櫜韔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

示當報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鞬皆以櫜為韜弓此注為甲衣者以下𨱆文𨱆既是弓衣故以櫜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虧傷之事注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注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注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音義重直用反夫子曰何為不去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音義苛音

何本亦作荷識甲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

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荅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注下賢也摯禽摯

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音義摯音志下戶嫁反而曰

不可注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

公曰我其已夫注已止也重强變賢音義夫音符强其丈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注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注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音義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

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茍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注涖臨音義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

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有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愨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豈

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注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會謂盟也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

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

喪不慮居注謂賣舍宅以奉喪毁不危身注謂憔悴將滅性音義憔在遥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毁不危身為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注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吴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音義為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并注同嬴音盈札側八反

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注以生㐰死音義深式鴆反其斂以時服注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音義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注同從子容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吴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晋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茍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以生怨死者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怨於死者示節也者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

之辭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注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音義號戸高反注同而遂行注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寛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圜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土上故云

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音義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弔且含音義含胡闇反注及下同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注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音義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

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音義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闕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使自明不妄音義頓徒困反本亦作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王於邾君此居養致之音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

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弊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

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是也云言侯玉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王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吴滅徐此云徐僣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僣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易為臣禮者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

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若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注祝佐含斂先服音義祝之六反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三月

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音義畿音祈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音義刎勿粉反徐亡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

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注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

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音義餓居宜反字林九衣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撿反下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注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音義奉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注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音義與音餘注同狷音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餓者狂狷之事黔敖見有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

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遂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已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注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音義有殺本又作弒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注民之無禮教之罪音義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

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音義斷丁亂反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音義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注自貶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宫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宫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宫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

不能亦不言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容或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豬都也者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

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注心識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音義奐音喚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音義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注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音義禱丁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識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

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識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識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

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注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音義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守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注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音義貢本亦作贛音同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劒反出注路馬死埋之以帷注路馬

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注閽人守門者音義閽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注更莊飾音義廄久又反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音義鄉許亮反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音下戶下反義辟音避下同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注禮之音義霤力又反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皆辟位者二子既入涉至内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

罕入而哭之哀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音義罕呼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注覘闚視也音義覘勑廉反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規反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注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注救猶助也音義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微猶非也音義當丁郎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

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

詩云凡民有喪者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弃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强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强天下更有强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强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注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注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過之微弱之至音義般音班弑音試過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注麻猶經也羣臣卑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音義與音預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臯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經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

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哀亦不入可知也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是君身經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音義壤如丈反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注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音義材音才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注說人辭也音義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佯不知音義佯音羊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注已猶止也音義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

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貍首之班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令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

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侮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奬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音義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注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襄公之太傅音義父音甫注同傅音賦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没終也植或為特音義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夜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音義難乃旦反要一遥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注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注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注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為妥音義追然音退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呐呐舒少貌音義呐如悅反徐奴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音義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生不交利注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注潔也音義屬音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內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者并

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植剛强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没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其仁不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禄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故云其仁不足稱也利其君不忘其身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内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

其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已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子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注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

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并猶專也并者謂
并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
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
以趙盾為將狐射姑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
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
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者案左
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
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
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
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
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引鄉射記者證中
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
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
丈中謂身也云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

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令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音義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注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木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音義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樛音居糾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為天子不為凡不為蠶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頓叔仲衍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音義

行以善反注同請繐衰而環絰注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音義總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注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音義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敎訓

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為絰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繐衰環絰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繐衰環絰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繐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注正義曰知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衣當為齊者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耳

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叔仲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云衍蓋皮之弟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故疑是凡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云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絰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又鄭注雜記云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纏而不糾是環絰不糾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柳應知繐衰為非今子柳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者據喪服謂繐衰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絰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皋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注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為蜩喙長在腹下音義成本或作鄭音丞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蚩昌之反蜂子逢反蜩音條喙呼惠反又竹角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也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

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為制服服是子皐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注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音義強其兩反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注惡乎猶於何也音義惡音烏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

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音義旱音汗縣音懸繆音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注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音義暴步卜反下同尪烏光反鄉許亮反覬音兾本又作幾音同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雨于付反注及下同虐毋乃不可與注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音義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

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音義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音義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于偽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者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正義曰所引春秋傳

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絶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者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内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注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音義祔音附下同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善夫魯人也祔葬當合也音義善夫音扶疏此一節正義曰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

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

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臣召南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此鄭讀也臣召南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為句蓋鄭以毋字為毋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亦通

注疏漢書謂之方中○臣召南按方中亦曰方上趙廣漢傳杜建護作平陵方上是也亦曰斥上惠帝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是也張湯傳調茂陵尉治方中

子手弓讀而可手弓句子射諸○此注疏讀也陳澔集說以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句

注疏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空空空空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也○疏闕四字毛本作盜賊伏

隱是也臣召南按左傳稱蔡公不稱陳公當是稱謂異耳如公叔務人為禺人曹宣公為桓公記者記事原與史文不核

又疏故成右云贊王鼓○成右當作戎右各本俱誤

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臣召南按諸侯親襲非禮孔氏必有發明此處蓋脫疏一段矣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忌怨也疏謂敬叔殺懿伯云云○劉氏曰此與左傳注不同而皆有可疑按左傳

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懿伯之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

臣召南按叔父忌日豈可不行劉說非也此記本文與左傳無異自鄭為異說而孔疏遂順注解之然左傳疏明斥鄭注此記之謬可參考也

辟於路晝宮而受弔焉音義辟音避○臣召南按上下文義辟當音闢言辟除道路以晝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哀公欲設撥注所謂紼○方愨曰以文考之為榆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榆沈而灑於道也鄭以為紼失之

仕而有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臣召南按注以臣有饋於君解君有饋焉非經意也陳櫟曰賓之而勿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此說得之

葬於嬴博之間注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臣召南

按前後書志泰山郡有博縣嬴縣此注猶云今泰山郡之屬縣耳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爲定○顧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勿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爲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爲是

晉獻文子成室注晉君獻之謂賀也○陳澔曰君有賜

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諡如貞惠文子之類

執女手之卷然疏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臣召南按疏非是劉敞曰如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浴之滑膩也此說似勝本文言夫子助之沐椁非助之造作也疏謂孔子手執斤斧誤矣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